

釋迦譜卷第二

壁二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出因果經

爾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

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嬾

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

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

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

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

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

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

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

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

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華實繁茂又

有浴池清流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華猗靡

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

目趣悅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

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

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

將終託之而生普曜經云菩薩生七日後其母命終所以者何本命應然

菩薩察之臨命終因來下生懷菩薩時諸天供養已服天食不甘世養本福應然云來

今佛皆亦如是母七日終受忉利天上功祚適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魔妻手

執寶瓔珞菩薩母瑞應本起云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

長阿舍經云毗婆尸佛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

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母便薨福應昇天非菩薩於前處兜率觀后摩耶大命將終餘有

十月七日之期故神變來下是菩薩權方便

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

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

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為辦象馬牛羊之

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

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

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漢言與選友與

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

門言欲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

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為太子

起大學堂七寶莊嚴牀榻學具極令精麗卜

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

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

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

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

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

不能答內懷慚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華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

普耀經云菩薩手執金筆梅檀書隸明珠書

牀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

以梵法留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

六十四今師何言止有二種師問皆何所名

答曰梵書佉留書護眾書疾堅書龍鬼書捷

沓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天腹書轉數書轉

眼書觀空書攝取書文多不悉載也此六十四欲以

何書而相教乎時師歡悅說偈讚歎菩薩為

諸童子一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上正真

道意瑞應本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

於師師不能違反啓其志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慚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闢技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筋力拒勝我等欲與太

子校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事射師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箭力射過七鼓闔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爲作師也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

提婆達多與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衆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躡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以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衆聚共視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爲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

壁二

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即便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竒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枝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歎訝爾時羣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强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

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躡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衆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華鳴鐘擊鼓作諸妓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徧及諸臣悉已頂戴轉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

壁二

六

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爲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妓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雞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爾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案行國界復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閻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傷蟲鳥隨啄之太子見之起慈悲心衆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所赫樹爲曲枝陰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羣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竒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

子答言觀諸衆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畏慮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七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爲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爲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體行爲何如耶可停於

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爲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采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官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衆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姝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姝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普耀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啓白淨王若

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玉女且太子
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兜率來以權方便
今當試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女
人德義如吾所說能應娉耳時白淨王告右
梵志入迦夷衛周徧瞻察梵志周行覩一玉
女淨猶蓮華類壁二王女寶王問誰女梵志報曰
執杖釋種女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
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夷到菩薩所諦
視菩薩目未曾瞬菩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
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
遣梵志徃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藝
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
能王徧勅國中椎鐘擊鼓却後七日太子現
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勝者以釋女與之於
是調達右手牽象左手撲殺難陀出城即牽

移路側菩薩出城門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內
即右掌接擲著城外時大臣燄光筭術第一
言談筭術亦不能及樹木藥草泉水滴數一
一可知樗蒲六博天文地理八萬異術一切
諸會不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欲手博菩薩菩
薩愍之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跳旋使身
不痛王及釋種更欲試射調達豎四十里鼓
唯難陀六十里鼓菩薩百里調達射中四十
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薩
引弓弓即折破問有異弓任吾用不王曰吾
祖父所執用弓壁三奇異無雙無能用者九著於天
寺便可持來一切諸釋無能張者菩薩以手
捺張拼弓之聲悉聞城內注箭放發中百里
鼓箭沒地中涌泉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剎土
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於時執杖釋

種以女俱夷爲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娛樂
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爲采擇名女
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弗漢言善覺女
名裘夷端正少雙八國皆求悉不與之白淨
王召而告之曰吾爲太子聘娶卿女善覺憂
愁若不許者恐見誅伐與者諸國結怨女言
表白淨王國中勇武技術最勝者我乃爲之
王勅羣臣悉出戲場太子舉象射中鐵圍山
善覺送女詣太子宫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
七王爲納妃簡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
端正第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太
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
曰常得好華置我中間共視之寧不好乎裘
夷即具好華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華汗汗
於牀席久後復曰得好白氈置我中間兩人

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氈又有近意太子曰
却人有汗垢必汗此氈婦不敢近侍女咸疑
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
爾當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
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
耳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云於天變沒化生
不由父母合會而有是菩薩本願所致
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華果茂盛流
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
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
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
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
諸羣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
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

便勅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爲何人從者答言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爲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佳遂至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爲老太子又問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已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前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

壁二

十一

時娛樂之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意僂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在道側也

爾時迦毗羅雞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華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爲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

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
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痿
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掖在於路側
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
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
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
力虛微飲食寡少眠卧不安雖有身手不能
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
心看彼病人自生憂愁又復問言此人獨爾
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
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縈之
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
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
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
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

壁二

十二

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
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
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
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
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
此事故吾勅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
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
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勅
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前側互
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
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
見病人在路從何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
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
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
生戀著心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智慧極有辯才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友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憂陀夷便即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也譬如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憂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愁憂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憂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憂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說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華作衆妓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衆皆見令白

淨王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為死人四人舉以諸香

壁二

十四

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而以香華莊嚴其上復有人衆號哭相送時憂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憂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死憂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

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己心大顛怖又問憂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憂陀夷世間乃復

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石木

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也時憂陀夷與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

壁二

十五

華幡蓋作衆妓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姝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舞莫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陀夷到

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爲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轉相諫曉二者身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損國故爾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憂陀夷雖竭

才辯勸獎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衆及憂陀夷愁憂慄感顏貌顰蹙感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憂陀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憂陀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爲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憂陀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欲必定當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也王又嚴勅諸妓女衆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

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憂陀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樹下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於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曰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

壁二

十七

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爲到解脫岸作是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爲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是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歡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爲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爾時白淨王問憂陀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憂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旣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遙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語言語言旣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

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爾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當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詳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

摩二

十八

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顛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欷歔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懷顧普耀經云太子白王欲得四願一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無獲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爾時迦毗羅施兜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因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與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臣并釋種

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可於四門門各千人周市城外一踰闍那內羅置人衆而防護之普耀經云明日即勅五百諸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令城四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宮倍壁三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十九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旣聞阿私陀說及衆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旣重執當相繼唯願爲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爲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

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見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悉皆熟卧爾時耶輸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

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座起徧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自淚口中流涎又復徧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華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

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姪欲普耀經云於時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譬如芭蕉鼻涕自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髓腦髑髏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臭處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無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佛星適現即勅車匿起鞍捷步適宜此言時四天王與無數閻叉龍鬼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寐孔雀衆鳥亦疲極寐修行本起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烏蘇慢此名適來宮國內外厭寐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

外眷屬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鞍捷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巖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日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捷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捷陟不復噴鳴爾時

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下鑰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閻那時諸天衆旣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

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誼鬧心生歡喜諸根
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
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
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
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
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旣捨國來此
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旣
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捷陟俱還宮也爾時
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躄地不能自
勝於是捷陟旣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
車匿答言我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
宮中違大王勅輒較捷陟以與太子今致今
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
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
多諸險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

壁二

二十三

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即答車匿言世間之
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
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爲欲斷諸苦故而
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
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爲汝作
侶車匿又白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
皆悉柔軟眠卧牀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
藉荆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
汝語設我住宮乃得免此形荆棘之患老病
死苦會當見侵車匿旣聞太子此語悲泣垂
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
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
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
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

下汝可爲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爲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爲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啓聞者汝可爲我具啓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自聞之昔勅如此非爲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狀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爲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爲我持此

三

三

瓔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爲斷諸苦本故出宮城求滿大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爲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恆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違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顛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

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世皆
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
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
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猶不肯去爾
時太子便以利劔自剃鬚髮壁二即發願言今落
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
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
讚言善哉善哉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鬚
諸天龍神無能見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
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
是爲方便

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
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
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
師身服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

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標式也云
何著此而爲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
羣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
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爲殺諸鹿故耳
非求解脫而著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
汝貿易吾服此衣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
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
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
天還復梵身上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
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竒特歎未曾有今
此瑞應非爲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
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
增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
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
行車匿獻欹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

然後方起舉體顛掉不能自勝顧看捷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捷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吽捷陟悲鳴緣路而還爾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爲日月天爲帝釋也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衆心意柔順威儀詳序太子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爲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爲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卧塵土或有卧於荆

棘之上或有卧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行甚爲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苦行爲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爲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爲寶故入大海王爲國土與師相伐今諸仙人爲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仙人說此議論言語徃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

